

婚姻是讲搭配的

□李克红

妈妈是亲友中知名的媒婆，闲来没事就喜欢替人说媒。她也不图什么，算是一个小小的爱好吧。

三四年前的某一天，她一个姓吴的老姐妹来到我家，让老妈帮她儿子找个对象。这吴大妈的儿子外号大牛，我见过几次，长得人高马大，脾气暴躁还特别大男子主义，三十好几了，谈过好几个女朋友却没有一个谈成的。我心想，给大牛介绍对象压力可不小，但老妈却爽快地答应了。吴大妈走后，我有点不悦地对老妈说：“大牛那德行，没有一个女孩子能和他相处下去的！”妈妈微微一笑说：“婚姻是要讲搭配的，你就看着吧！”

此后，老妈不停地帮大牛物色适龄的女孩子。后来终于找到一个，名叫小丽，碰巧这小丽曾做过我半个多月的下属，虽不至于姐妹情深，但我对她也算略知一二。小丽性格内敛、脾气温和，说话轻声细语，柔弱得不得了。我当即反对，我对老妈说：“这哪成？小丽这么柔弱的姑娘，嫁给那粗暴的大牛可怎么过日子？”

“瞎说，我不会看错的！”老妈说着就出去了，去撮合他们见面。下午，老妈回来后告诉我，双方都很满意。过了几个月，老妈告诉我，大牛和小丽结婚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渐渐忘记了这件事……

前几天，我在商场里闲逛，不经意地看到一对极不和谐的身影，男的五大三粗，女的娇小玲珑，他们手拉着手慢慢逛着，细一看，居然是大牛和小丽！小丽似乎看中了一件衣服，进店去试穿了。大牛则闷着个粗嗓门对老板娘



说：“我老婆穿那套应该也好看，两套全买了能便宜多少呀……”小两口过得幸不幸福，不需要问了。这么一个长得跟一头牛似的大男人，能够陪着老婆在商场讨价还价买衣服，足以说明问题了。

我没有和他们打招呼，但好奇心却一直跟着我。回家后，我又佩服又纳闷地问老妈：“你怎么能肯定他们会幸福呢？”

“这就要说到婚姻的搭配了！正因为大牛性格比较暴躁，所以才给他找个性格温和、个子小巧的姑娘去配他，如果强势配强势，大牛正好遇到对手

有了用武之地，家里会怎么样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像小丽这样的长相、这样的性格，大牛除了疼爱她，几乎就做不了别的任何事情，连发个火都发不起来！”讲到这里，妈妈笑笑说：“其实，大牛结婚后整个人都变了，所有家务都是他做的，每天下班回来再累都要下厨给小丽做几个拿手好菜呢……”

太出人意料了！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以柔克刚？看来老妈还真真是个婚姻里的太极高手呀，难怪她从一开始就信心满满地说，婚姻是要讲搭配的！

幽默家

同事请我媳妇化妆

今天同事问我：嫂子从事什么工作？

我骄傲地回答：美容师！

同事：水平怎么样？

我：相当高，她能够把丑变成美，而且能够掩盖任何缺陷，给人一种大方得体的感受，客户没有不满意的！

同事：我要结婚了，希望能请嫂子给我未婚妻化妆。

我：真的不行！

同事：放心，价钱不是问题！

我：真的不行！

同事：就这么定了，她上班的地方在哪？

我：殡仪馆。

童言无忌

●按惯例，家妈会带领孩子一起收拾玩具，家妈：“宝贝，我们一起来收积木，让积木回家吧。”小家伙正色道：“收玩具很累呀！”

●家家和小朋友们在小区里玩扭扭车时，下起了小雨，于是大家都躲在屋檐下。其他小朋友又跑到雨里去，然后大人出去把小朋友拎回来。家家在屋檐下看着被拎回来的小朋友，嘿嘿地傻笑，然后怪腔怪调地说：“嘿嘿，我没有下去。”

●晚上看书的时候，坐了好半天的悠悠突然躺在沙发上，还大声喊道：“哎呀！”我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悠悠：“我没有电了。”

●宝宝自告奋勇，表演服务员。她张罗了笔、纸，站到全家人面前，一本正经地要求：“点菜、点菜吧。”“点一个鲍鱼，”我说，“多大的呀？”这个词对她来说是生疏的，不过，宝宝似乎驾轻就熟，特别老练、不慌不忙地答复：“一岁、一岁大的呀。” (广日)

小说连载

知行合一王阳明

(2)

■文/度阴山

“何谓第一等事？”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王阳明的心越来越野，越来越让当时的人不能接受。1482年，王阳明的父亲高中状元在北京获取官职。十一岁的王阳明和爷爷王天叙从浙江余姚前往北京。途经镇江时，王天叙被他在镇江的诗友挽留，一行人游览金山寺。

游玩进入高潮时，有人提议以“金山寺”为名作诗。大家都在冥思苦想时，王阳明已挥笔而就，这首诗是这样的：“金山一点大如拳，打破维扬水底天；醉倚妙高台上月，玉箫吹彻洞龙眠。”

王天叙扬扬得意地把孙子的诗传给众人看，这些诗友啧啧称奇。但有几人打翻了醋坛子，议论说，这样的诗歌怎么可能是一个孩子所作。王天叙显然听到了这样的议论，为了证明他孙子的确有超人的才华，就让他们给王阳明命题。

有人就指着金山寺的“蔽月山房”景点说：“作一首如何？”

有人要拿笔墨纸砚给王阳明，王阳明拒绝说：“不必。”还未等那人反应过来，他已脱口而出：“山近月远觉月小，便道此山大于月；若有人眼大如天，还见山高月更圆。”

对诗歌稍有欣赏力的人就能发现，这首诗语言虽然清新平凡，却呈现了一种非凡的艺术观念，它的美几乎是浑然天成。

即使那些醋坛子也不得不发自肺腑地称赞，这真是一首好诗。可王阳明却发出一声青涩的冷笑，说道：“文章小事，何足挂齿！”

众人大惊。这些人一致认为，王阳明要么是在玩清高，要么就是疯了，文章怎么是小事？如果文章是小事，那王阳明心中的大事还能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在一年后有了解答。

1483年，王阳明在北京的私塾读书。有一天，他一本正经地问老师：“何谓第一等事？”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问，人生的终极价值到底是什么？

他的老师吃了一惊，从来没有学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。他看了看王阳明，笑笑，又思考了一会儿，才做出他自认为最完美的回答：“当然是读书做大官啊。”这在当时的确是标准答案，

正如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发家致富是“第一等事”一样，明帝国的知识分子们当然是以读朱熹理学，通过八股考试，进入仕途为毕生理想。

王阳明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，他看着老师说：“我认为不是这样。”

老师不自然地“哦”了一声：“怎么，你还有不同的看法？”

王阳明夸张地点头，说：“我以为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。”

老师目瞪口呆，突然狂笑，然后对着王阳明摇头：“孩子，你这第一等事可是太高了，哈哈。”

王阳明对老师的讥笑毫无反应，转身离去。这件事后来传到王华的耳里，王华冷笑。有一天，他看到王阳明在院子里望天，若有所思，就笑着问他：“听说你要做圣贤？”

王阳明对父亲点了点头：“当然。”

王华大笑，说：“你把吹牛皮的功夫放到学业上，该多好。”

王阳明有点恼怒，回问父亲：“圣贤怎么做不得，您和我老师都这样取笑我？”

王华收起笑容，质问儿子：“你懂什么叫圣贤？”

王阳明像背书一样回答：“圣人就是那些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的人。”

王华说：“你虽然把北宋张载这段话背得很扎实，但我告诉你，这是理想主义者的呓语，你怎么就当真了！”

王阳明说：“孔子就是这样的圣人。”

王华正色道：“那是千年才出的一位圣人，你怎么能比？”

王阳明反驳：“大家都是人，怎么不能比？”的确，孔子出生时也不是圣人，是通过后天努力把自己锻造成圣人的。按王阳明的见解，大家都认为圣人不好做，只是因为被圣人的光环吓唬住了，不敢去做，所以很多人都和圣人失之交臂。他下定决心，自己绝不可以和圣人失之交臂。

但是，做圣人的第一步该是什么呢？

明日关注：十五岁的王阳明单枪匹马挑战蒙古人

纪实连载

雪域长歌

(30)

■文/张小康

“我们被解放了！”

“进藏第一房”是为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(简称“解委会”)的成立大会而建的。当时，昌都地区有代表性的上层人士约有两百人，加上部队的干部及工作人员，预计出席成立大会的人员达三百人左右。可寻遍昌都，哪里有这么大的房子可用？

军侦察科科长李奋提出，昌都地处森林区木材多，可以自己打土坯，抓紧干，估计一个多月能建起一座可供三百多人开会的礼堂。王贵说起六十年前盖“进藏第一房”的经过，“饿着肚子干”的火热场景仿佛还在眼前。侦察科全体人员一边开展敌情、进军路线等调查工作，一边盖房子。王贵笑着说：“一个多月后，礼堂真的建好了，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大会，就在这里如期举行。”

就在“土礼堂”初见规模的时候，后方补给终于运来了，断粮的日子结束了。这天，司务长高兴地向大家宣布：“今天一共煮了110斤大米(只有九十多人)，保证大家能吃得饱！”结果，大米饭被吃得干干净净。这是战士们饿了41天后吃的第一顿大米饭。1950年12月27日，昌都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。会议宣布，废除向人民支派乌拉差役的旧制度，豁免了1949年以前人民“欠”旧政府的全部粮、款、债，实施免费医疗，开展防疫防治，奖励开荒，指导当地群众兴修水利，扶助工商贸易，发放无息农业贷种、贷粮，兴办小学，放映电影及培养民族干部。林田就是在如此背景下，从十八军康藏筑路工地赶往昌都的。

在途中的达格村时，林田遇到一个藏族老乡家在摆酒请客，亲朋好友齐聚一堂，欢欢乐乐。林田和名叫拉玛的妇女聊天，她说：“我们被解放了，就像一

匹骡子被从背上卸下了沉重的盐袋子一样轻松，真不知怎样感谢解放军才好呀！”

她又讲到家里有两个男人——丈夫和儿子，解放军渡江以前几次被藏军拉去支乌拉，当“民兵”。为了不让她家的两头牲口让“藏巴娃”(指藏军)拉走，只好赶到高山上躲起来，她在山上看着马，在树丛露天过夜。“今年过年大不相同了。如果是以前，哪能这样聚在一起喝酒快乐。”

3月2日林田一行人到达昌都。初到昌都，林田住在江边一户藏民家。房东把最好的房间让给他住，还找来一个汉族老人做翻译。

林田在昌都九个月，绝大部分时间是下基层。部队上雪山修路，他也随部队上雪山，住在战士们的帐篷里，同战士们一样吃野菜糌粑糊糊，半天采访，半天到班里和战士们一起开山筑路。

林田记录了一个连几个班的故事。五班住在一个藏族老乡家里，房东有个12岁的小儿子，叫泽鲁。每天战士们一起床，他就拿小铲子送来一铲炭火，用干牛粪帮忙把火生好。战士们出早操回来时，老乡又在火上坐上一罐洗脸水。班里战士们把泽鲁当成小弟弟。部队送来的水果和糖，战士们都分给泽鲁一份，还替他找来一顶军帽。

泽鲁整天围着战士们转。林田每次跑步回来，一进门泽鲁就接过枪。晚点名后，一听大门响，泽鲁就赶紧拿松明照亮让战士们好上楼。过年时他家煮了羊肉稀饭，首先给战士们送来一大罐。六班的房东阿白是个六十多岁的老人，班里的每个战士的名字他都叫得上来。战士们帮助他打麦子打到深夜，他送的东西，战士们不吃，他生气地说：“谁不吃谁稀稀拉拉(不好的)。”

明日关注：要在“世界屋脊”修路